

高邮湖的避风塘

□ 王俊坤

高邮湖很浩瀚。高邮湖的历史不算很长。宋以前都是一些小湖,历史上称有36湖。真正使高邮湖水势猛增的,是南宋抗金时,引黄河之水入淮,想以水阻止金兵南下。结果金兵未能挡住,却开启了黄河夺淮的水患。从此,高邮湖成为“巨浸”,成为一个过水湖,一片汪洋。到了明初,才有高邮湖这个名称。

高邮的若干个小湖,曾是古邗沟的一部分。那时湖河是一体的,既是湖泊,也是运河,自然成为重要的航行要道,是扬州到淮安的必经之地。到了宋代,已经形成了珠湖、甓社湖和新开湖等几个较大的湖泊,运河就穿行其中。明清两代更是漕运的必经之路。由于黄河夺淮,淮水阻滞,高邮湖水势浩大,水患突出。漕船或渔船等在湖上航行,灾难频发,船毁人亡,损失惨重。

早在晋代,邗沟淤塞严重,舟船必须从高邮北10公里的樊良湖穿湖北上,但此湖风高浪急,行船常被风浪打翻沉没,人们视为危途。唐代李吉甫在湖上修筑平津堰,拦河蓄水,以利漕运。到了宋代,高邮以北湖区风浪较大,特别是山阳湾一段尤为突出,不时有船只倾覆。宋神宗熙宁元年(1068)始,每年在这一段沉船达170艘之多。人们加快了河湖分离避险的步伐。李溥载石投湖,积石为堤,修筑船闸。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,大运河越来越受到朝廷的重视,淮扬的运河多行湖中,故有“湖漕”之名。经过陈瑄、白昂等数任河臣接力,终于实现了“河湖分道”的目标。航行和漕运的功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。

在河湖分道的同时,人们也在探索规避自然风险的方法。为了航运的安全,开始在高邮湖沿线修筑避风港,确保航船及时避险。何为避风塘(港)?最早是渔船躲

避风浪的港湾。每到台风季节或恶劣天气,渔民们就会把船停到避风塘躲避自然灾害。后来航运或漕运的船只也进港避险。历史上人们利用湖岸地理的特点,修筑了若干个高邮湖的避风塘,成为渔民和航船的避难所。比较大的有高邮界首避风塘、高邮万家塘避风塘、高邮杨家坞避风塘、高邮石工头避风塘、高邮菱塘“肚子港”避风塘等。此外,天长、金湖和宝应还有一些避风塘。

界首避风塘位于界首运河大桥的西端。历史上界首以西的湖面称为津湖,水势浩大,是运河的主航道。界首避风港南北长数百米,东西宽数十米。有石堤将湖和避风塘隔开。最北端有一小出口与大湖相通。试想当年,当天气突变,乌云狂风大作时,航船鱼贯而入避风塘,以避风险。这无疑是一个安全而幸运的天堂。界首避风塘如今尚存,由于禁渔,塘内渔船少了许多,只有少数渔民以船为家长居于此。塘内鹅鸭偶鸣,略显冷落和破败。北出口已有杂树横生,满目水草。那种渔船穿梭、鸡犬相闻的水上人家的独特景象已经十分遥远。

位于高邮运河二桥北面的万家塘,也是一个古老的避风塘。当年是很热闹的,有上百户人家,几乎都是打渔为生。不仅有较大的渔船,还有小划子。塘内俨然就是一个村落。鹅鸭成群,更是湖群集散地。清代此地就建有水文站,专职监控高邮湖的水位。还曾开设过轮船码头,开往金湖、天长等地。高邮湖禁渔后,几经整治,面貌一新,已经成为明清故道景区的一部分。万家塘避风塘是高邮湖发展史上的一扇窗口。

运河二桥南侧便是杨家坞。杨家坞本是高邮湖的渔民停泊和修船的地方。以前是高邮湖和大运河之间的一个村,有上百户人家。从事取

鱼、卖草、贩卖海鲜,过的是靠水吃水的日子。也曾是鱼市,有众多的鱼行,专门从事鱼虾螃蟹的外运买卖,主要是发往扬、镇、宁、沪等地。杨家坞当然也是避风塘,它的出口在其南端,呈U字型,似乎比万家塘的凹字型更能规避风浪。更重要的塘内的陆地上有船坞,专门用于修船。渔民在此晒网修船,油漆船,甚至造船。杨家坞还有不少帮船,是专门跑运输的。因此,杨家坞的功能似乎更全面一些。如今,杨家坞遗址尚存,但避风塘的功能已经丧失。在当年避风塘的那些水域,现在正是西堤风景区的核心所在。有明清运河故道的巨大石碑,有飘荡的芦苇、通幽的木桥和栈道。最抢眼的是长满碧草的运河故道,往昔行的是船,如今满是享受西堤自然风光的人群。当年的高邮“小河西”,已成为旅游打卡的网红地。

向南不远,在镇国寺的西侧,就是石工头避风港。该港建成年代并不久远,是规模最大、建设最完善,也是正在使用的避风港。在高邮湖禁渔前,这里渔船云集,水鸟成群,充满了渔港的生活气息。上千条渔船停泊其内,夜晚渔火闪耀,蔚为壮观。这里东傍镇国寺,西临高邮湖,南靠高邮运西船闸,有湖河调度闸,有运河落日营地,还有高耸的灯塔。这里视野开阔,湖景、河景和塔景尽收眼底,是运河诗人感叹、落泪和高歌的心仪之地。

高邮湖西边也有许多避风塘。此外,在高邮湖马棚湾北面有一个救生港水闸,始建于清,民国时期修缮。该闸是高邮湖和里运河之间的泄水闸,条石结构,颇具规模。1956年大运河拓宽,在里运河东边新开运河,救生港水闸因此被弃用,遗址尚存。闸旁有明清时期的避风船坞,曾被后人沿用。而今这里林密草盛,郁郁苍苍。救生港水闸及其避风塘,仍静静地横卧在高邮湖边,成为高邮湖发展史上重要的历史见证。

高邮湖的避风塘是历史沉积的窗口,是高邮湖和大运河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车,边敲锣打鼓,唱踩车号子(俗称“踩锣鼓车”)。车轴的端部插着“水车线筹”,车轴转一圈,筹子裡面的棉线从这根铁签绕到另一根铁签上,额定长度的棉线翻绕完了,这一组的几个踩车的下车休息,另一组人员上车继续踩。还有另一种计量换班的方式:在水车出水的适当位置,放一只碗,出水梯板溅起的水滴落在碗里,踩的速度愈快,水滴落到碗里的频率愈快,水碗满了,就进行换班。大人们车水排涝,我们小孩就负责在家做饭,并送饭、送茶水到田头。淫雨连绵,大水泡田,社员们夜以继日、你追我赶地车水排涝,那火热的场景,深深地震撼我们幼小的心灵。

在我够得到担肩棒的年龄,也踩过水车。那是放暑假假期间,秧池放不上水,队里安排我们十二三岁的学生去踩车。水车是那种四个人的,没有换班一说,那阵势虽不及排涝踩大车,但还是因学会了踩车而倍感兴奋。

1970年以后,我们老家那地方通电了,大的圩口(一两千亩及以上的片区)陆续建造了一座或多座电力排灌站,早可灌溉,涝可排泄。人力水车,完成了历史使命,下岗了。随着水田改为旱田(即“淤改旱”),随着滞洪区(草荡区域)因开挖成虾塘、鱼塘而消声灭迹,随着河汊水位持续下降,风力水车退出了农事舞台。

如今,水乡大地高耸着风能发电铁塔,乡村提升了水利排灌设施的等级,抗洪排涝用了了移动供电变压器,大功率的“龙吸水”。田野里,虽然看不到了“东风呀吹得风车转”的风景,但每每忆及水车——风力的、人力的,那份情绪仍在心灵深处温柔着。

吴堡是周山镇西南地的一个村,现省级“美丽乡村建设”试点与标兵单位。在我市中北片很有些名气,甚至在更大的行政区域内,人们也耳熟能详。走进该村,楼屋整齐、田野成方、廊桥横跨、流水潺潺、民风淳朴、百业兴旺。其实,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吴堡就是名声显赫、人气爆棚的一方热土。而这,离不开吴堡曾经有过的“三宝”:大集、中学、地段医院。

吴堡因商铺而兴盛,历史上曾有酒家、茶馆、旅社、染坊、米粮店、布衣庄、医药所、竹木行、帮船队、理发亭、银匠铺、杂货居、洗浴室、老虎灶、熏烧摊、民信局、风水屋等近二百家。自然成市的光景,一时颇有“小苏州”之雅称,至民国初期慢慢衍成为十天四大集的规模。后来,日寇侵略高邮城乡,吴堡也遭到烧杀抢掠,人员死伤惨重,屋舍焚烧一空,集镇元气大伤。解放后,吴堡才慢慢恢复生机。由合作社到大队再到1958年周山公社在此设立,吴堡大集又渐渐形成,来赶集的能有几千人,有所重现当年的繁华景象,甚至还添加了一些新行当,农具生产资料、猪牛羊市场开始出现。至上世纪六十年代,虽公社北迁,但吴堡作为当地的经济中心没有改变,集市上官方还增设了金铺点。

除了经济上得到政府扶持外,文化教育上吴堡也一直被当作地域基层单位加以重视。1958年,高邮县吴堡初级中学建立,1968年吴堡完全中学设置。笔者那时在吴堡读初高中,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学习生活。中学建在村中一块空地上,被两条河流自然间隔,且三面环水。清晨,同学们在操场出操,喇叭声、口号声响彻整个村落,有“沙

走在僻静小巷里,一抬头,见几枝花束怒放出墙,一嘟噜一嘟噜垂挂而下,素净又淡雅,弥散出一股扑鼻的清芬——心头一惊,是槐花!

槐花开时,春已深,斯时恰是绿肥红瘦的春夏之交。印象中好像才出城看过一次油菜花,前几日到古镇看一株百年绿牡丹,已然是一树新叶在阳光下盈盈浅笑了,笑我的迟到或迟钝吧。几时玉兰开,几时樱花艳,又是几时涂抹新红上海棠?全疏忽、错过或没在意啊。从早春到暮春,似乎就是一场花事,一茬茬春花虽然繁多,但都是急性子,你方唱罢我登场。奈何杂事多工作忙,能让我赶上的花期实在少,一个春天匆匆又要归去。想想也觉不甘,愧对了这个春天似的,惜春常怕春来早,何况落红无数,我竟是落红也无缘见识。心里明白,生命就是这样,一年年望春来,盼花开,一岁岁花也谢,春又去。再回首,少年子弟江湖老,红粉佳人两鬓斑。

流光容易把人抛,老了也未必不好,起码不那么毛躁和莽撞,沉静、稳重,添了些深度和内涵。只是有时行在路上,还是下意识地在寻找,想弥补一点错失春光的无奈。有心人,天不负,还真让我找着了!那日,在路尽头转角处,竟现出一面花墙,简直让人惊喜得要喊出来,人也如石化一般。虽已人过中年,到了无花看叶的季节,但当一堵壮丽的花墙迎面而至,扑到视野里的时候,那活色生香的一朵又一朵,成百上千朵,何止千万朵,真的让人难以招架。那种在绿叶藤蔓间招摇、闹腾、盈盈欢笑的一簇簇花朵啊,不大不小,有着丝绒质感,一层层重瓣,恰到好处

吴堡“三宝”

□ 蔡明

场秋点兵”的震撼;早饭时,因食堂西门隔河对着大集,同学们三三两两地端着饭碗,与赶早集的人“相看两不厌”;午饭时光,赶集的乡人散场了,他们边招呼边划着木船过河来,送些吃用物品给子弟,“意恐迟迟归”;晚上自习课,各班若在唱歌排戏,村里儿童妇女会扒在门窗处看得叽叽喳喳、眉飞色舞,“吴质不眠倚桂树”,很晚都不愿回家……中学的设立,一批批学子进进出出,给当地带来了人气与灵气、动力与活力、物流与信息流,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。

1969年,地段医院在中学南边开建。规模不小,有一百多间用房,有五十多名从泰州与高邮下派的医护人员,他们医术精湛,服务态度好,四乡八里的农民群众奔走相告,来吴堡看病。院领导一再强调,要以最大的热忱与高明的技术给百姓治病。随着一个个病人治疗出院,院部锦旗多得没处挂。病人临出院前,病患及家属找到医护人员含泪告别,要送上自家的农副产品及还生着蛋的老母鸡,表示一份心意,医生们想躲避拒绝都没门,磨破嘴皮也不顶用。

这就是吴堡当年的“三宝”。其实要说“宝”,还有中学北端的地段变电所,班车可直达高邮、扬州的汽车站,以及银行、粮站、供销社、邮局等。这些“宝物”加合在一起,在吴堡这个四乡交界的地方,一时放射出耀眼的光芒。

春已深

□ 朱秀坤

处的粉红色,带着不浓不淡的玫瑰花香,风姿绰约,仪态万方,在无限美好的夕阳下,一瞬间就点燃了我的眸子,激动得整个心灵都亮堂堂一片——那是蔷薇,一棵根生出几根枝,枝上斜生更多的枝,牵藤,攀爬,枝头吐蕾,花苞多头,就有了数不过来的朵儿,在绿波上荡漾,荡漾成一面花海,似宋徽宗描画在绢帛上的,如涛如浪,令人直呼奢侈,叹为观止——春天总是如此富有魅力,大自然就是这般神奇,让一棵植物呈现出惊天动地、令人怦然心动之美。

春深时分,田埂上、水涓处或者荒坡野洞里,也会生出星星点点的雪白野蔷薇,单瓣,清香,一团团密密地开,满枝繁花,开得热闹,热闹得有几分寂寞。自开自落,无人观赏,开到尽头就是春归处。

斯时还有芍药在开。芍药朵朵大、艳丽,比牡丹晚,民间有“牡丹为王、芍药为相”的说法。芍药开在百花后,于是叫了“殿春”,排在春天的最后,又叫“将离草”——就要离去啊,想想也让人怅惘。

常恨春归无觅处。趁春光未老,陪这晚春多坐一会儿吧,也算抓住了春的尾巴。在融融暖风中,静静地看一朵花,闻一瓣香,听一只小鸟在枝头啁啾,风烟俱净,现世安稳。心里慢慢会滋生出轻松与惬意,一颗喜悦的种子在心里发芽、吐叶,“啪”的开出一朵花儿。